

「历史之遇——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交流展」中极具特点的一部分展品，就是「蜻蜓眼」，展览以此为代表来展示玻璃工艺自西亚东传至中国，进而逐渐本土化的历史进程。

「蜻蜓眼」这一古老的玻璃饰品，作为凝结了西亚玻璃工艺与神话信仰的奇巧工艺制品，在来到中国后，从制作工艺到使用功能，都逐渐脱离了西亚的文化体系，而具浓郁的东方特点。这一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自起源阶段便具有的高度包容性，以及由其手工业生产所体现出来的锐意创新的文化特质。

故宫博物院藏战国蜻蜓眼玻璃珠浅析

潘雨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生
在读，「历史之遇」策展展团队
成员

蜻蜓眼玻璃珠（下文简称蜻蜓眼）是一种人工饰品，以珠体上圈点图案的玻璃装饰为主要特点，因其形似蜻蜓眼而得名。西方学者称之为「眼式珠」（eye beads）或「复合眼式珠」（compound eye beads）。

考古发现表明，蜻蜓眼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埃及，最初主要作为坠饰使用，即在珠上留可供穿系的小孔，而后逐渐演变为在珠中间贯穿孔，作

为串饰使用。（H.C.Beck,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Beads and Pendants, *Archaeologia*,

1928）蜻蜓眼一经出现，很快在地中海

沿岸流行，并随着人群之间的交流向古希腊、古罗马及西亚、北非地区流传，进而出现向亚洲东部传播的趋势。

据学者统计，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

玻璃珠有近千件之多，「分布于全国十个省自治区，时代上可至西周，下迄两汉」，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一批蜻

蜓眼，集中发现于新疆天山南、北麓的拜城和塔城地区，如拜城克孜尔水库墓地、新疆轮台县群巴克I M27墓，年代大体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在山西、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地春秋末至战国初的贵族墓葬中相继又有少量发现，如山西太原春秋赵卿墓、河南淅川徐家岭 M10、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等。战国中晚期，随着楚地工匠开始掌握玻璃制造技术，蜻蜓眼在中国内陆地区大量出现，

大致以湖南、湖北地区为中心，贵族与平民墓葬中均有出土，并于此时发展到了历史高峰。（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学报》二〇一二年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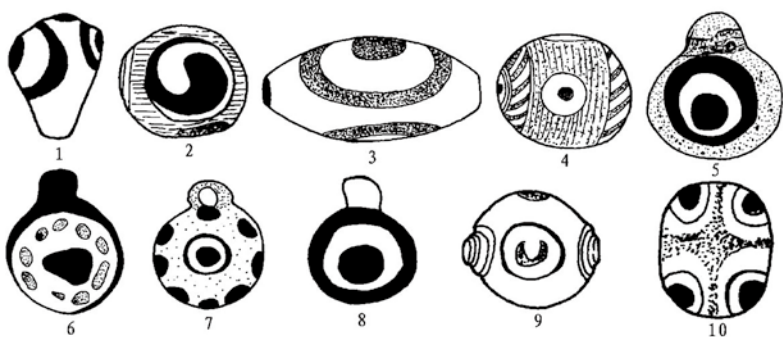
其中，有一部分蜻蜓眼来自域外，属西亚地区常见的钠钙玻璃制品；另有相当

一部分则采用了中国本土的铅钡玻璃工艺。（李青会等《一批中国古代镶嵌玻璃珠化学成分的检测报告》，《江汉考古》二〇〇五第四期；黄晓娟等《甘肃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硅酸盐珠饰的科学分析研究》，《光谱学与光谱分析》二〇一五第十期）秦汉以后，蜻蜓眼

在中国逐渐式微，只在云南、新疆、广东等地区有零星发现。

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有近百件蜻蜓眼，多非清宫旧藏，部分可能是近代出土的文物。根据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故宫藏品多属战国时期

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一批蜻蜓眼（约公元前十五世纪）
 图片取自：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学报》二〇一二年第二期



图一 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一批蜻蜓眼式玻璃珠
 1-8.埃及发现 9.叙利亚阿拉拉克(Alalakh)遗址出土 10.意大利弗洛伦斯(Florence)出土



春秋末期 蜻蜓眼
 山西省太原市金盛村赵卿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河南浙川徐家岭M10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的遗物。本次「历史之遇——中国与西
亚古代文明交流展」选取了其中部分精
品，用以展示玻璃工艺自西亚东传至中
国，进而逐渐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本次
展览选取的蜻蜓眼，按造型与工艺，可
分为层状珠、圆斑状珠、圈套状珠、几
何线间隔珠、异形珠和组合型珠等六类。
本文试对这批蜻蜓眼按类别作简要的介
绍与赏析。

六类战国蜻蜓眼

层状珠

层状珠的制作方法是将不同颜色的
玻璃料滴在母体上，形成一层一层的圆
形玻璃料。最中间的颜色最深，代表「眼
珠」，外圈形成「眼眶」。根据「眼珠」
位置的不同，又可分为同心圆纹层状珠
和离心圆纹层状珠。

同心圆纹层状珠 同心圆纹层状珠即
「眼珠」位于「眼眶」正中。目前学界
多认为这类蜻蜓眼与西亚伊朗高原的关
系最为密切，是最早传入中国，且延续
时间最长、数量最多、变化最丰富的类

型。（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

如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新疆轮台县
群巴克1 M27出土的标本，呈扁球形，
上饰六个白色圆圈，内有黑色圆点（丛
德新、陈戈《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
发掘简报》，《考古》一九九一年第八期）；
相似的故宫藏品，略呈扁球形，在绿色
珠体表面嵌白色、褐色圆圈，眼珠中心
为褐色。湖南长沙磨子山 M2 出土的标
本，在深蓝色地上嵌蓝白相间的多层同
心圆；相似的故宫藏品，在蓝色地上嵌
白色和浅蓝色多层同心圆。湖南里耶麦
茶 M6 出土的标本，是在蓝色玻璃表
面嵌浅蓝、白两色双层同心圆纹，眼外
四周点缀白色圆点纹；故宫藏品中有装
饰布局与其十分相似的蜻蜓眼，在蓝色
玻璃表面装饰蓝、白双层同心圆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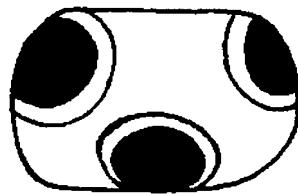
离心圆纹层状珠 离心圆纹层状珠即
「眼珠」偏于一侧，酷似正在斜视的眼
睛，显得俏皮可爱。此类珠大约出现在
战国中期。迄今，域外暂未发现这种类
型珠饰，其很有可能是中国工匠在不
了解「眼珠」原有寓意（直视的眼睛在北非、
西亚、欧洲等地区被广泛认为有神秘强大的力



战国 蜻蜓眼
高一·四厘米 直径一·六厘米 孔径〇·六厘米
一九五三年湖南长沙磨子山 M2 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一厘米 直径一·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 蜻蜓眼（线图）
高〇·六~〇·八厘米 直径〇·九厘米
新疆轮台县群巴克1 M27 出土
图片采自：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
外来珠饰研究》，科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
第五九页

同心圆纹层状蜻蜓眼实例



战国 蜻蜓眼
高〇·六厘米 直径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〇·六厘米 直径一·一厘米 孔径〇·四厘米
二〇〇二年湖南里耶麦茶墓地 M40 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一·一厘米 直径一·四厘米
孔径〇·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离心圆纹层状蜻蜓眼珠实例



战国 蜻蜓眼
高一·八厘米 珠围七·二厘米
孔径〇·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直径二·三厘米
一九六五年湖南湘乡牛形山 155 处工地出土
湘乡市博物馆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一·二厘米 直径一·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一·八厘米 珠围七·二厘米
孔径〇·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量，具有守护、震慑的作用，下文将详述）的情况下，以同心圆纹层状珠为基础进行的再创造，具有较鲜明的中国本土特征。一九六五年湖南湘乡牛形山 155 处工地出土的一件标本即属此类，其在

深蓝色地玻璃上以白色、蓝色、黄色相间形成五层离心圆纹层状装饰。故宫藏品中可见三件与其类似，系在深蓝色的玻璃上装饰四层、三层或两层离心圆纹。

圆斑状珠

圆斑状珠，即「眼」整体仅由一种颜色的玻璃料构成。其具体工艺是将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料滴在母体上，或将玻璃料滴加工成适当形状后嵌入未凝固的母体，然后进行修整。迄今，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圆斑状珠来自战国中期。（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

根据「眼」是否与母体齐平，可细分为平齐圆斑状珠和突出圆斑状珠。故宫藏品中有三件圆斑状珠，均为在黑色玻璃母体上滴白色玻璃液制作而成，与二〇〇二年出土于湖南里耶麦茶墓地 M73 的圆斑状珠属同一类型。根据学者的研究，圆斑状珠是西方出土的蜻蜓眼中最早的类型之一，其生产很有可能是受到古埃及的影响。（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

套圈状珠

套圈状珠，即「眼珠」为一个大圈中套有若干个小圈。小圈的数量多为六个或七个，也有三或五个，其中一个位于中心，其余环绕在周围。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出土的套圈状珠，是采用层

圆斑状珠蜻蜓眼实例



战国 蜻蜓眼
高0·九厘米 直径一·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0·六厘米 直径一·二厘米 内径0·五厘米
二〇〇二年湖南里耶麦茶墓地 M73 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战国 蜻蜓眼
高0·五厘米 直径0·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0·三厘米 直径0·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套圈状珠蜻蜓眼实例



战国 蜻蜓眼（三件）
一九七五年湖南湘乡牛形山战国墓 M1 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二·一厘米 珠围七·四厘米
孔径〇·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一·二厘米 直径一·五厘米 孔径〇·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一·五厘米 珠围五·二厘米 孔径〇·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状眼珠的制作方法或将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条嵌入母体，形成「眼眶」，逐个做出的，工艺比较复杂。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圈状珠来自春秋末年。（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科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第六二页）一九七五年湖南湘乡牛形山战国墓 M1 曾有出土，其中一

件胎体为深蓝色，其上装饰有蓝白相间的小圆圈，最中间的圆为黄色，五个蓝白相间的小圆圈环绕周围。故宫藏品中有一件与其相似，在胎体表面的白色大圈内套七个小圈，其中一个位于中心，其余环绕周围。此种蜻蜓眼也常被称为「六

星纹」和「七星纹」。故宫藏品中另有两件套圈状珠，其中一件胎体为深蓝色，在多层同心圆大眼珠内嵌有三个蓝色小圆圈；另一件则是在白色胎体上装饰有棕色七星纹，比较少见。据学者研究，套圈状珠最早亦可能产自西亚。（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第七四页）

几何线间隔珠

几何线间隔珠，即以连珠或直线形成圆、椭圆、三角等几何形状，将各眼珠分隔开，使胎体表面形成若干独立的小单元。更有甚者「眼睛」的装饰作用已被忽略或居次要地位，而主要以几何线纹为装饰主体。二〇〇二年湖南里耶麦茶 M65 出土的一件标本即为此类，其在黑色不透明的胎体上用白色双连珠纹和小蜻蜓眼组成菱形方格纹。故官藏品亦有一件同类，在深色不透明的胎体上用白色双连珠纹将胎体表面间隔成若干个小单元，每格的中央再用层状眼珠



战国 蜻蜓眼
高二厘米 直径二·七厘米 孔径一·三厘米
二〇〇二年湖南里耶麦茶墓地 M65 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装饰，眼珠的玻璃嵌体多已脱落，在珠体表面形成凹坑。此外，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两件几何线间隔珠，是用白色单层连珠纹将胎体表面分割成若干个菱形方格，再在菱形方格中心装饰蜻蜓眼。

安家瑶、关善明、赵德云等学者通过总结考古出土资料，均指出这种类型的蜻蜓眼是中国本土制品，系中国工匠在外来蜻蜓眼样式基础上的创新之作。（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五一—三六四页；



战国 蜻蜓眼
高一·九厘米 直径二·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一厘米 直径一·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一·三厘米 直径一·五厘米 孔径〇·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二〇〇一年，第二四页；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第四五、四六页）科技检测结果表明，重庆开县余家坝、重庆巴县冬笋坝、广州南越王墓等地出土的此类标本，均属于中国本土的铅钡玻璃工艺系统，与西方钠钙玻璃系统完全不同，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李青会等《中国出土的一批战国古玻璃样品化学成分的检测》，《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二〇〇六年

第二期；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二一九、二五三页）

异形珠

中国出土早期的蜻蜓眼主要以圆形珠为主，时代稍晚的标本在造型上则更加多样，出现了方形、管状、片状、环形等新形状。方形主要发现于河南、河北和陕西等地，一般是在白色或红褐色

的方形胎体上装饰蓝色「眼珠」，是比较罕见的中国本土制品。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方形蜻蜓眼，与陕西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的方形蜻蜓眼在造型与纹饰上高度相似，都是在胎体的八个角上装饰层状眼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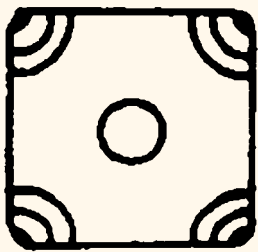
此外，长管、梭形的蜻蜓眼也未见于中国以外的地区。如湖南古丈白鹤湾古墓群出土的梭形蜻蜓眼玻璃管状珠，上嵌白线条组成的三角格纹，每格中央用蓝、白色多层同心圆纹层状玻璃眼镶嵌。故宫藏品中亦有一件胎体为红褐色的梭形蜻蜓眼，其造型、装饰与古丈白鹤湾古墓群出土的高度相似，唯嵌体缺失。湖南湘乡牛形山M1出土一件呈长圆柱形的蜻蜓眼玻璃管，器表黄色地上装饰蓝白相间的眼纹，故宫藏品中有一件的装饰做法与之相类，整体形似玉勒，表面呈现蜻蜓眼装饰效果。

组合型珠

组合型珠，即将前述多种装饰手法融于一体，难以区别主次。如湖南长沙市浏城桥二号墓出土的圆管形珠，器表装饰了三十个蓝白相间的层状眼珠和突

战国 蜻蜓眼（线图）

高一·五厘米 边长一·四厘米 孔径〇·四厘米
陕西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
图片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七九页



异形珠（方形）蜻蜓眼实例



战国 蜻蜓眼
高一·七厘米 宽一·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二·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长二·一厘米 口径〇·五厘米
 湖南古丈白鹤湾古墓群出土
 古丈县文物管理局藏



战国 蜻蜓眼
 长四·三厘米 直径一·一厘米
 湖南湘乡牛形山M2出土
 湖南博物院藏



商代 玉勒
 长三·七厘米 口径一·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四厘米 口径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藏此件蜻蜓眼形似玉勒——
 对比参见左侧商代玉勒



异形珠（梭形、管形）蜻蜓眼实例



战国 蜻蜓眼

高一·三厘米 直径一·三厘米
孔径〇·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 蜻蜓眼

高二厘米 直径一·二厘米 孔径〇·七厘米
湖南长沙市浏城桥二号墓出土
长沙博物馆藏

蜻蜓眼的来华途径

出圆斑眼珠。故宫藏品亦有同类，器表装饰红白相间的层状眼珠和突出圆斑眼珠。

蜻蜓眼是玻璃制造工艺产生后的早期产物，脱胎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埃及、两河流域的费昂斯（石英砂在烧结温度不足的情况下未完全熔融形成的近玻璃态物质）技术。

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前后，人造玻璃首次出现于西亚及埃及，最早的用途是制造珠饰，先是出现单色玻璃，约一千年后又出现彩色玻璃。而后蜻蜓眼开始逐渐流行。西亚、北非从费昂斯制品发展出单色、彩色珠乃至蜻蜓眼，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工艺演变进程。

中国出现这两类制品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考古发现表明，费昂斯制品、蜻蜓眼大约同时出现于西周早中期（前一〇四六年～前八七八年）的中国。（李青会等《中国早期釉砂和玻璃制品的化学成分和工艺特点探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二〇〇九第四期；干福熹等《新疆拜城和塔城出土的早期玻璃珠的研究》，《硅酸盐学报》二〇〇

三第七期）对于其入华的路线，学界大抵有两种推测。

其一，认为蜻蜓眼起源于西亚的伊朗高原，经中亚游牧民族沿欧亚草原之路而来。如安家瑶认为伊朗高原吉兰州出土的大量蜻蜓眼与我国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标本相似，这些遗物是公元前一千纪中叶由西亚一支叫作胡里特（Hurrian）的游牧民族通过丝绸之路经我国新疆地区传入内地的。（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关善明亦将中国蜻蜓眼的源头追溯至西亚。（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第一七～二三页）近年来，李会结合蜻蜓眼在伊朗的出土情况，认为其可能是从伊朗经帕米尔一带进入的塔里木盆地。（李会等《从早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看汉以前的中外交通》，《四川文物》二〇一〇年第二期）赵德云则进一步认为，不宜将中国所见蜻蜓眼的源头完全归于伊朗，其进入中国内陆地区的途径，亦有可能是经阿尔泰边区至米努斯斯克和蒙古高原等地，再折而南下进入中国内蒙古、山西等地。（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

其二，认为印度是中国出土蜻蜓眼

的源头，或西方蜻蜓眼向中国传播的中转站。如后德俊认为，西亚蜻蜓眼等玻璃制品传入中国，主要经由两条路线：

一是首先通过贸易传到印度等南亚地区，再通过民间来往辗转通过云南传到达地；二是在传至印度后通过东南亚马来半岛、越南等地区，再经两广而到达楚地。（后德俊《楚国的几项科学技术与域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外文化早期交流的「玻璃之路」》，《中华文化论坛》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无论蜻蜓眼由何种途径来华，中国出土最早的蜻蜓眼及其工艺直接或间接来自西亚地区是学界的共识，这展现出了早在文明起源阶段，中华文明与西亚文明已建立起了手工业技术与艺术交流的桥梁，开启了自物产交换之后，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新的历史篇章。

蜻蜓眼的本土化

从功能角度看，蜻蜓眼这种神秘的复合珠饰，发端于古埃及人对独眼神荷鲁斯（Horus）的敬畏，及由此形成的「恶眼意识」。埃及神话中，荷鲁斯是冥神奥西里斯（Osiris）与大地女神伊西斯（Isis）

的儿子，通常显现为鹰头人身，是法老的化身，是天空和太阳的象征，也是胜利与勇气的源泉。因此，古埃及人制作荷鲁斯的眼睛作为护身符，来抵御邪恶的力量。

在古代西亚、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许多文化中，「恶眼（Evil Eye）意识」是一种有着古老源头、衍生自诅咒的意识。人们相信某些人的眼睛里充满邪恶的力量，能够杀死鲜活的生命，摧毁无生命的物体，是一种诅咒。所以人们通过佩戴护身符以抵挡恶眼、驱逐邪恶。蜻蜓眼就是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护身符，是对人类早期图腾崇拜的延续。因此，人类学家又称蜻蜓眼为「恶眼珠」（Evil-eye Bead）。直到今天，西班牙、意大利、东非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信仰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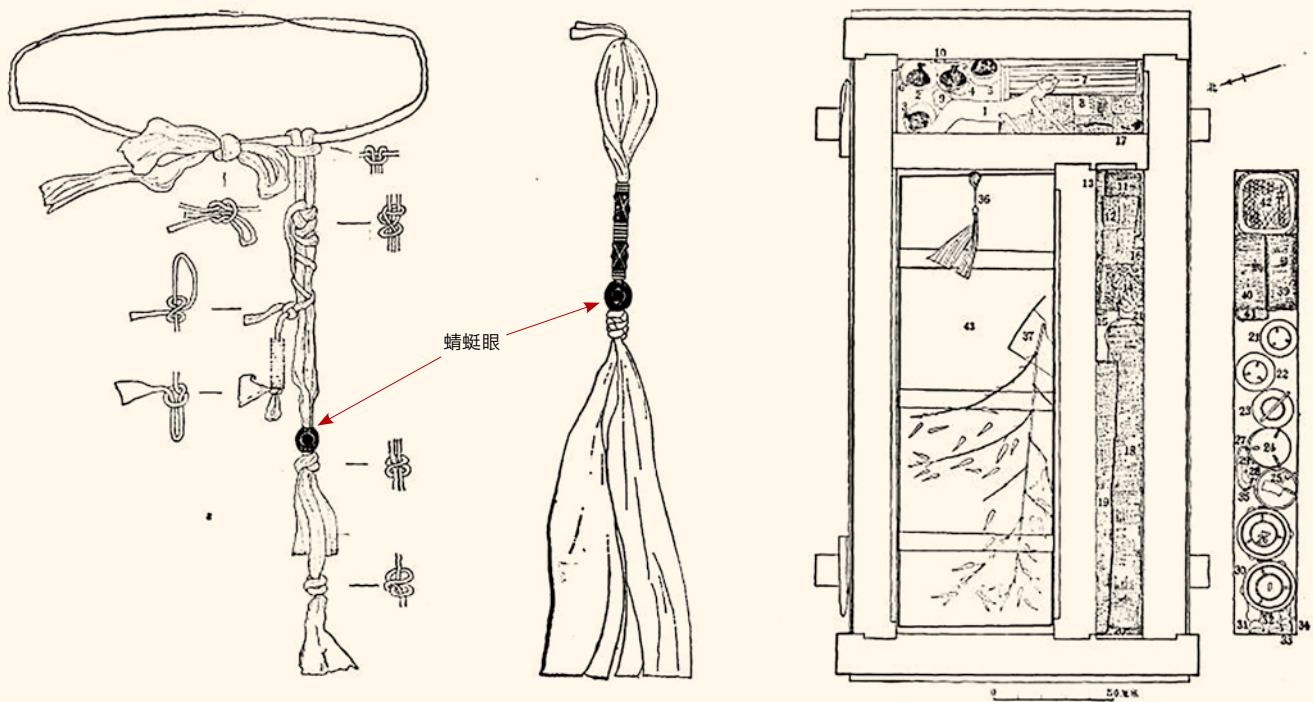
蜻蜓眼传入中国后，早期只出现于贵族墓葬中，多与其他珠饰一起串联佩戴于墓主人的头部、颈部、腰部作为装饰，或握于手中把玩，是象征地位财富的奢侈品。如春秋晚期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墓主人为宋景公的妹妹、吴国太子夫差的夫人，墓中出土了八枚蜻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串
图片采自：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下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彩版二〇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蜻蜓眼式钠钙玻璃珠
图片采自：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科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第五二页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墓棺椁发掘平面图及蜻蜓眼的使用

图片采自：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九、十、十八页

此墓出土有两枚蜻蜓眼，一枚和玻璃管以黄色丝织品串在一起放置在荒帷（棺罩）之上（上图中），原应是缀于荒帷上形成珠帛以装饰棺椁。另一枚蜻蜓眼则与玉管一起用黄色组带系于墓主人腰间，作为墓主人锦袍腰带左侧的配饰（上图左）。

蜻蜓眼，出土时散布墓主人全身，经检测其质地为来自西亚地区的钠钙玻璃制品。（张福康、程朱海、张志刚《中国古琉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一百七十三枚蜻蜓眼，随葬方式与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相同，部分经检测同为钠钙玻璃制品。（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六五八页）

随后，蜻蜓眼逐渐与中国礼制相结合，成为丧葬专属用品。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有两枚蜻蜓眼，其中一枚和玻璃管以黄色丝织品串在一起放置在荒帷（棺罩）之上，显然是作为覆盖在棺椁上的装饰物，缀于荒帷上形成珠帛。另一枚蜻蜓眼则与玉管一起用黄色组带系于墓主人腰间，作为墓主人锦袍腰带左侧的配饰。

战国中晚期以后，中国本土生产的蜻蜓眼数量大幅增加，在平民墓中也逐渐出现。本土生产的蜻蜓眼不仅作为独立的装饰物，也用作装饰点缀其他器物，如镶嵌在铜带钩、铜镜、铜牌饰等各类器物上。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的嵌玉嵌蜻蜓眼式玻璃铜镜（现藏于美国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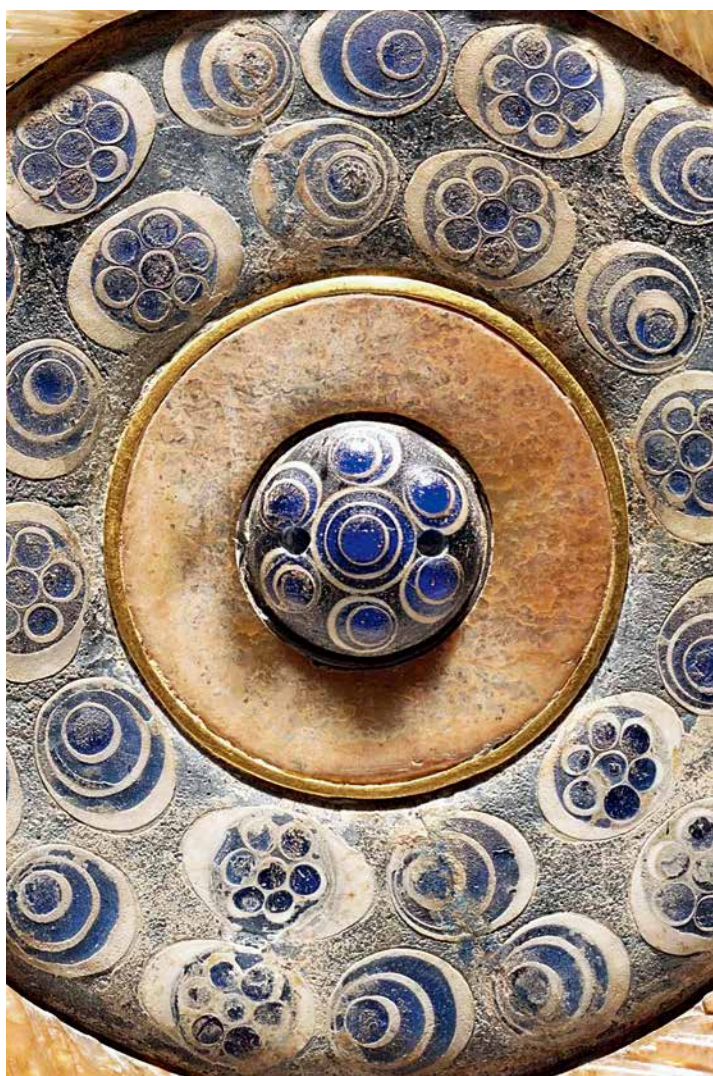
佛大学艺术博物馆），镜背中央以一枚蜻蜓眼为纽，外套光面玉璧，玉璧外是由两圈共三十个蜻蜓眼装饰的玻璃璧，其中「七星纹」眼珠图案共十二枚，离心圆纹眼珠图案共十八枚。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初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出土的铜鎏金镶玉嵌蜻蜓眼珠银带钩，整体形似琵琶，带钩脊背正中的玉珥上镶嵌有两枚蜻蜓眼，直径约一点二厘米。甘肃庄浪县朱店镇吴家沟遗址出土的嵌眼纹玻

璃鎏金铜饰，整体略呈长方形，边沿镶嵌了六枚蜻蜓眼，据推测其用途可能是棺槨上的装饰品。二〇一〇年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 M55 墓主腰部出土的嵌蜻蜓眼羊首纹金带饰，在羊的眼部镶嵌



战国 嵌玉嵌蜻蜓眼式玻璃铜镜及局部
传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战国 铜鎏金镶玉嵌蜻蜓眼珠银带钩
河南辉县固围村 M5 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战国 嵌蜻蜓眼羊首纹金带饰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 M15 出土
图片采自：周广济等《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 2007 ~ 2008 年
发掘简报》，《文物》二〇〇九年第十期
金饰的羊眼部位镶嵌有绿底白色单层蜻蜓眼珠，直径不足零点五厘米



战国 嵌眼纹玻璃鎏金铜饰
甘肃庄浪县朱店镇吴家沟遗址出土
庄浪县博物馆藏
铜饰边沿镶嵌的六枚蜻蜓眼，据推测
其原本用途可能是棺槨上的装饰品

绿底白色单层蜻蜓眼珠，直径不足零点五厘米。

至此，蜻蜓眼这种奇巧的工艺制品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从制作工艺到使用功能，都脱离了西亚的文化体系，而具浓郁的东方特点。凝结了西亚玻璃工艺与神话信仰的蜻蜓眼，在来到中国后，经本土材料重制，用于装点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参与丧葬礼仪。这一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自起源阶段便具有的高度包容性，以及由其手工业生产所体现出来的锐意创新的文化特质。玻璃制作工艺此后在中国的发展，更是沿着这条本土化的进程不断演进，与中华文明的进程异曲同工。

透过小巧的蜻蜓眼，回顾这段距今两千多年的历史故事，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中国与域外文明交流的真实状况，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独特性格。

